# 有一种恶看起来很美

□林永芳

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调 侃: 好莱坞电影描绘坏人时老犯这样的 -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 错-《指环王》里的索伦,还是《星球大战》 里的黑武士达斯·维德, 总是丑陋又凶恶, 总之,一看就是坏人。尤瓦尔疑惑,"每 次看这些电影我总是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 会跟着伏地魔这种讨人厌的怪胎?"

是啊,如果恶人总是长得獐头鼠目尖 嘴猴腮或者青面獠牙凶神恶煞, 连三岁小 儿都能一眼看穿他额头上刻着"坏蛋"两 个字, 那么, 他的奸计还如何得逞?早已 成为过街老鼠而绝种了!

事实恰恰相反, "真实世界中的邪恶 不见得是丑陋的, 而有可能看起来非常美 丽"、听起来非常在理。

比如南昌红谷滩杀人案之后。5月 24日,32岁的男子万某弟将24岁的女 子沈某軻捅伤致死。被害者跟嫌犯素不相 识,无冤无仇;她既非穿着暴露,也没浓 妆艳抹; 大白天在街头而非深夜在僻静 处, 三人结伴而非独自一人: 双方没有发 生口角,没有任何冲突。网传,仅仅是因为 "男的找不到老婆,讨厌女人,想杀个漂亮 女子结为鬼夫妻",本想杀别人,看到沈 某軻, 觉得她更漂亮, 所以临时调转刀口 惨剧发生后,最初的舆论反应倒 也同仇敌忾, 纷纷谴责凶手丧心病狂灭绝 人性, 感叹遇上这样的恶人防不胜防。

然而,没过多久就又有"高人"照例

出来居高临下地"冷静反思"了: "是什么 逼'疯'了男光棍?"文章分析说, 万某和 前"女友"分手后就长期处于单身状态,孤 独和压抑让他变得越来越自闭, 行为上也越 来越病态, ……总之, 如此恶劣的凶杀, 细 究起来竟然也是社会有错,是女性们高傲不 肯嫁给凶犯的错!我不禁不解、愤懑乃至不 寒而栗了——男人婚恋受挫就有理由去杀陌 生女人, 那么女人被丈夫背叛或被男神鄙视 就不郁闷吗?是不是也有理由归咎于人生压 力太大、社会太残忍、优质男人太冷酷,从 而也上街随便找个男的杀了?如此逻辑,与 给杀手递上刀子有何区别!

更可怕的是, 持此逻辑者绝非少数。就 在几天后,某地发生另一起凶杀案——某男 刀劈妻子,之后喝下甲胺磷自杀,双方生命垂危。人们纷纷开始"设身处地""理性分 了: 该男久病在家心情难免郁闷, 极度 压抑厌世之下作出极端行动也不奇怪; 进而 想象力无限延伸——甲说, 久病床前无好 脸,他妻子肯定是冷言冷语;乙说,何止 啊,一定是恶言恶语,其至说出了"你干嘛 不早死"之类的扎心话,换成是你,能受得 了吗; 丙说, 嗯, 虽然没有证据, 但人都是 自私的, 他老婆很可能已经离心离德, 甚至 出墙了都有可能; 丁说, 人性本恶, 无缘无 故她丈夫不会杀人的,一定是把他惹急了……啊不,哪里是"可能",那简直是 "一定"的了!

就这样,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仅

凭想象,一群平时看起来随和本分的人完成 了一场伟大的舆论审判, 为杀人犯找好了充 分的行凶理由,同时也为被杀者找好了"该 死"的充分理由。

他们浑然忘了,倘若认定"人性本恶" 为何只替凶手"设身处地"、认定是因被害 者"性恶"惹来杀身之祸,却不为被害者 "设身处地"、想想是不是因凶手"性恶"滥 杀无辜?诚然,每一个恶行都有其原因,但 "有原因"就一定是"情有可原"吗?早在 数千年前,《诗经·小雅·谷风》就一针见血 地指出人类很容易"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我的好处你全忘,专门记我小毛病,只要 稍不如你意,就把从前千般善举都抹去)。 那么, 你又凭什么断定拔刀杀人者是"逼急 了才咬人"的良善兔,而不是这种"记小怨 而忘大德"的暴戾负义之徒?

"纯洁美丽"的白骨精,比狰狞可怖的 熊罴怪更可怕。真实世界中的恶, 就像法西 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从来就不只有怪兽般恐 怖的一面,它更还有"美好诱人""听起来 好有道理"的另一副容颜。否则. 怎会有那 么多民众狂热追随它而不自知?

更应该警惕的,是那些"看起来并不 恶"的魔鬼。而有一种思想,就像侵入人脑 的病毒软件,源源不断为恶行输送着道义支 它们总有办法巧舌如簧, 让自己显得如 此无邪、无辜, 让你情不自禁站到了它那 边,直到它的屠刀架到你脖颈上,犹不知死 之将至、祸从何来。

### ■余墨谈屑

## 曹操咋成"大白脸"了

□吴营洲

我的老师高鹤声先生在世时,我 和他时常闲坐闲聊。与高老师相处的 那些年月里,我自感获益良多,至今 想起时都感激莫名。

印象里有一次与高老师一同看电 视,是一档《文化生活》节目,请来 了许多位名家、学者,谈论评书艺 术。其中一位说:"把刘备刻画成一 个仁慈的有道之君, 而把曹操说成是 一个万人恨的巨奸 (大白脸), 这都 是民间说唱艺人们给定下了的调子。"

高老师听罢, 轻轻摇了摇头, 叹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而且,这 个说法也不是他的,是郭沫若的。" 我自然愿望闻其详了,于是高老师说 道: "我记得郭沫若在一本什么书里 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书人大都处身在 江湖, 而江湖人最重视的, 就是一个 '义'字,而创建蜀汉政权的人们, 即'桃园三结义'的成员,便被说书 人看成和说是'义'字的化身了、于 是曹操就不得不成了奸相, 不得不挨 骂了!"

高老师接着和我闲聊起来-试想, 民间的说唱艺人果真有那 么大的神通吗?恐怕没有。所谓的评 书、话本、讲唱、打谈等,都属于 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而它们又 都从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又都必须 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求, 不然就难 于生存。这就如在大力宣讲亩产十 万斤. 而大家都必须砸碎饭锅, 送 了去炼成废碴的年月里, 人们能够 听到唯一的相声就是《一天等于二

其实,历代的史家著述——对于 魏、蜀、吴三家分立这一段历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 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 志注》等,都是"帝魏而不帝蜀" 的,这是他们全都是赞统一而忌分裂 的缘故。因为唯有统一,才能带给国 人以团圆、幸福、富裕、安定的快乐 生活, 而分裂、割据、混战, 则只能 带来战乱、死亡、贫困、饥饿等无穷 的灾祸与苦痛! 所以对此他们是异代

众所周知, 北宋天下是赵家从柴 氏手中篡取过来的, 所以司马光编撰 《资治通鉴》时,他就更得"帝魏而 不帝蜀"了。他提出来的理论根据 是: 谁有效地统治了中原大地的主要 部分, 谁就代表了正统, 而不要管他 手中的政权是怎样弄到手儿的。

讲唱文艺虽然盛于南宋, 但却发 轫于北宋。早在北宋时,它们就已倾 向刘皇叔了, 但是并没能影响到上述 诸家对魏、蜀、吴三家的基本看法: 提到孙、刘,皆谓权、备,而言及曹操,又皆尊称为"公"。

而到了南宋, 小朝廷偏安江左, 司马光的论据便开始动摇了!此时, 朱熹所编撰《通鉴纲目》,写到三国 鼎立这段历史时,就不得不"帝蜀而 不帝魏"了。他主张,刘备姓刘,所 以刘备就是正统,以此来影射南宋: "我虽丢了中原,但我姓赵,所以仍 为正统。"由此,曹操就成了奸相, 成了篡汉的千古罪人,成了阴险狡诈 的"大白脸"!

到了明代,偏又出了一部《三国 演义》。罗贯中在书里直接骂曹操是 个"奸雄"! 并丑诋曹操在误杀了吕 伯奢一家之后,竟对陈宫说: 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想想有这可能吗? 在天下纷争时 期的军阀们,尽管他们平时是这样干 的, 却绝不会这样直接说。张作霖、 孙传芳都不会,曹操就更不会!否 则,曹操就不是"奸雄"而是蠢材 了! 愚蠢到了如此地步, 还有谁肯追 随他?又怎能平定北方、占据中原、 "天下三分有其二"?

高老师最后说:"一件美学产 一旦出而问世, 它就已经具有相 对的独立性与其自身的连续性。它 就并不必定随其所从而产生的政权 之更选乃至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立即 消失, 所以曹孟德就一直挨骂到如 今矣。



### ■并非闲话

你童年时代砸缸的声响, 迄今依然在岁月的峡谷回荡, 破缸的水仍旧在汩汩地流淌, 冲淡了你色彩浓郁的整体形象。 后人以为打那之后你一砸而不可收, 甚至现世的绕口令都念成"司马缸砸光"。 就算一直用这个动词作为你的选项. 你也着实"砸"出了一些名堂: 你以警枕砸了倦睡之缸, 你以病马砸了不诚信之缸, 你以公允对待政敌砸了廷臣舆论之缸, 你以守一而终砸了纳妾之缸, 你以《资治通鉴》 砸了史学短板之缸. 毋庸讳言, 你还参与砸过王安石变法之缸…… 你砸了种种有形无形之缸, 那些破缸的碎片已然成了历史的断章。

有人说你一生都在砸缸, 其实你也护着一口巨缸-苛求古人何尝不是一种奢望, 不如向宋朝那一轮明月借一点光。 你的某些建树重于砸缸或正是砸缸, 何况有的"破"已初具"立"的模样。 昨夜梦见你穿越时空重返洛阳, 我犹豫着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拜访。 可我知道光是凭仗古人的金石, 难砸那腐蚀人的染缸和贻害人的酱缸……

### ■灯下漫笔

## 苏格拉底的"命题"

□沈 栖

苏格拉底说: 各种学问, 最根本的目的, 是 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史称之为"苏格拉底命题"。每个人——无论是伟人还是草 -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在实践和 回答着这一"苏格拉底命题"。

众人活法,世相百态:有的人活着,纯粹以 金钱权位为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 有的人做事仅 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信仰和理想;有的人一 辈子琢磨的就是"身边几个人",为了微利,心存芥 蒂;有的人时时事事在乎他人的目光,尤其看重上 司对自己的评价;有的人见他人进步,不是"见贤 思齐",而是嫉妒、不满,流长飞短;有的人稍有挫 折,便绝望,似乎人生走上了"绝路";有的人稍有 成绩,便自以为是,"坐井观天",不思再厉;有的人 希望成功,追求幸福,但不肯付出汗水和心血;有 的人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却一味归责于"命运", 怨天尤人; 有的人沉迷于网络, 整天生活在虚拟 世界;有的人坐等机遇,"守株待兔"式地度 日,老来一事无成……这些人缺乏对人生使命的 思考, 他们的人生岁月是平庸的, 人生目标是模 糊的,人生行为是盲目的。

人活在世上,充任着一定的社会角色。任何的 社会角色都有一个"做人立世"的问题。古人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做人摆在人生第 一位:"太上有三不朽"——立德、立功、文言,立德 做人也成为人生的根本大事。即使是平民百姓,且 不说承担"天下之大任",也有一个完善个人、修身 立德、体现人生价值、完成人生使命的责任。否则, 岂不成了行尸走肉而枉此一生?

做人之所以为是人生头等大事,这是因为一 个人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 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 做人的总体方式和态度。地位、财产、名声等方 面的际遇,往往受制于外在、偶然的因素,非自 已所能把握和支配, 故不应该成为人生的主要追 求目标。一个人真正能选择和把握的唯有对这一 切外在际遇的人生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人 比做事更为重要,倘若你在名利场上春风得意, 但做人做得千夫所指,那么,你的人生在总体上 还是失败的。

我曾在"胡雪岩纪念馆"里看到他书写的一副对联: "为人要存厚,人生要自在。"前者是 后者是对己。所谓"自在",就是尽兴, 不受外界的干扰和驱使,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 活内容,有自己的正直和尊严。著名散文家梁衡 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人人皆可为国王》的短文, "国王的精神享受有三:一是有成就 感,二是有自由度,三是有追随者。只要做到这 三点,不管你是白金汉宫里的英国女王,还是拉 着小提琴的街头艺术家, 在精神上都能得到同样 的满足。"是呵,你虽没有王业之成,大小总有 事业之成; 你虽没有权势的自由, 但有身心的自 由; 你虽没有臣民的追随, 但一定有朋友、有人 "识君"何须仰视?

岁月难免不顺心,人生总有烦心事。例如几 位朋友夏夜准备去野餐,但傍晚下了一场大雨, 令人扫兴。意大利心理学家史米利提倡的思维方 式是: "尽管野餐因为傍晚的一场大雨泡汤了, 但是晚上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啊!"这样就让人从 沮丧中解脱出来,甚至让人快乐起来。其实,生 活中总是会呈现给人们无数个可以套用"尽 管……但是……"句式的境况。倘若人们在遇到 心绪烦乱时,只将眼光盯在"尽管"那个阶段, 心情就会一直处于灰暗之中;倘若人们及时调整 心态,将目光移向"但是",积极寻觅、挖掘甚 至创造某种潜伏的补偿, 那么, 何愁心情不开 朗? 乐不忘形, 悲不失态, 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写着"自信"两字。

人生之旅遭遇不幸,实属常事。只是各人遭 遇不幸的频率、大小不同而已。遭遇不幸后能否 坦然面对并能承受不幸, 使之转化为一种动力, 则凸显着一个人的"活法"之优劣。古希腊哲人 彼亚斯说过: "一个不能承受不幸的人才是真正 的不幸。"我忘了从哪本书里读到的一则故事印 证了这句名言:一个人掉进了一口枯井,有人从 井口放下一根绳子。由于他不能正视遭遇的不 幸, 面对绳子, 他想到的不是如何依靠它爬出枯 井, 而是想在枯井里痛苦地等待死去, 还不如趁 早了结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把绳子套在了自己 的脖子上。人的生命是脆弱的, 但人是有意志 的,有精神的。只要人的精神不倒,躯体上的痛 苦、商场上的失败、仕途上的失意、亲人的生死 离别都不能把人击倒。为不幸所累的人, 孰能成 为时代的幸运者?

朋友, 你想成为时代的幸运者吗? 请认真解 读"苏格拉底命题",并以自己的人生作解答。